

朱銘談藝術

Ju Ming on Art

朱 銘·吳順令 | Ju Ming, Shun-ling Wu

藝術家·朱銘美術館館長
Artist, Director of Juming Museum

吳順令：朱銘老師，還有各位辛苦的貴賓們，從早上坐到現在應該很累，因為我也是從早上坐到現在，腰有點酸。但是要等待朱老師，我想是值得的。今天早上聽李欽賢老師演講的「70 年代臺灣的美術產業化」，其實大家心情應該都滿沉重的。面對 1970 年代，臺灣其政經情勢及特殊的社會環境，一個藝術家要面臨的挑戰，我想這個外緣的因素，我們都聽了很多，大家感受都很深刻。這一場，我們就從藝術家本身現身說法，從內部去看一件作品。我們先暫時忘掉外在的因素，重新回歸到藝術家跟作品之間的關係。朱銘老師的成就，大家都很清楚，但他的創作過程當中所面臨的歷程跟挑戰，大家可能就比較不瞭解，這就要請朱老師向大家說明，我們現在就掌聲歡迎他。

朱 銘：各位貴賓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！真辛苦，坐整天了！我就說怎麼會排在最後面，人都跑光光了（臺語）。真的要連續聽四場，不簡單，要是我就沒辦法。今天的題目是「藝術即修行」。藝術為什麼要修行？因為不管你跟哪一位教授學，或者是到哪一國去念，那都是跟你無關，念到最後還是要想辦法忘掉。所以，學習是一個過程，學習是瞭解別人而已，最後還是要回歸到你自己。那麼你在哪裡呢？你就是在你的內心裡，你是獨一無二，最獨特的，沒有辦法再找第二個跟你一樣的；你的風格就在你的內心，不是在外面去練習去找就找的到。因此既然是在你內心的話，這個內心的問題，就沒有人可以教你，也沒有人可以幫你，一定要自己解決。那些內心的問題要怎麼解決？就是「修行」，就是要用修行的態度！修行的態度非常的重要，因為你再怎麼學，最後腦子裡都記別人的，你一動手它就跑出來了。你愈想愈糟糕，愈跑出來，所以，學到最後這些宗教家叫「雜念」的東西一定要忘掉，不忘掉的話，就會成為很麻煩、很糟糕的事。你一動筆它就跑出來，你

一動刀它就跑出來，但是這個問題一定要用修行的態度，把你自已呈現出來，把你自已發揮出來，這才是你的，你才會這樣刻，這就對了。我有兩個不同的修行與學習例子，讓大家知道一下。

比如說佛陀當時是一位太子，本來可以叫宮廷的大師傅來教他，可是他不要，他要自己去苦修，苦修到幾度都要死掉了，人家救了好多次。為什麼要這樣子？你想想看，如果他不這樣的話，他就永遠得不到佛教精神，這一套東西，如果在宮廷裡面跟人家學的話，永遠就只是印度教的教徒，你看這個有多重要，修行很重要就在這裡。

還有個例子，我最近看了一部 60 幾年的日本老電影叫「宮本武藏」。宮本武藏當時的武功已經很高了，有一天有人家向他挑戰，他說好，約定三年之後決鬥。在這三年之間，對方就去找名師，去研究這個刀法是怎樣，也去研究關於刀跟功力的關係，但是宮本武藏卻是相反，他決定封刀。

為什麼面臨強敵反而封刀？他是找死是不是？對方也問他是不是找死？他就說我這三年都不動刀，以後都不動刀了。他每天到海裡去抓魚，到山上去種菜，有一段時間也跟和尚在一起，在刻佛像。結果後來他就悟到了「剛則斷」，柔才是最高級、最重要的。後來三年到了，宮本武藏要跟人家決鬥，起碼要拿一個東西，總不能徒手對不對？他就去刻一支木劍，拿這把木劍跟對方見面。一見面，人家對方看到以後，哇！你今天拿木劍，你死定了。這樣的想法他就已經輸了，為什麼？輕敵。宮本武藏這個人，他拿的是木劍，面對的是寶劍，要步步為營，非常的小心，你看這一碰面，兩者的感覺就不一樣了，拿劍的人輕敵已經輸了。所以，高手對高手，差的都是分毫、一點點而已。因為他輕敵，宮本武藏最後還是用他的寶刀殺了他。

我講這兩個故事是說明修行的重要性，雕刻與藝術不是限制在技術或是功力，還有比這更高的目的。所以，一定不要執著在功力、刀法這一方面，宮本武藏也就是走這一條路，就是要更上一層。如果你一天到晚都在搞刀法這個問題，那只是一介匹夫而已，輸就輸在這一點點。

吳順令：朱老師講了兩個例子，對於修行的觀念做了一個分析。剛剛朱老師也特別提到說，藝術是要修行，不是學習。這個部分是不是可以請朱老師再多做一點說明，學習對於一個藝術家的重要性，還有應該注意的地方在哪裡？

朱 銘：一旦要學習，什麼東西可以學習？就是技術才能學習，藝術是沒辦法學習的，藝術是要自己去修行才有可能，學習來的絕對是技術。所以，這個修行很多人都說要怎麼修？我經常用我的例子來講，就是每天做晚課。晚課沒有課本，就是自己想一個題目，然後慢慢想出答案。今天找不出，明天再繼續找，找到最後，找到自己覺得滿意、可以了，才會放棄。一直這樣做，做很久，一直累積，這就是修行的態度。同時也要關注你看到的事物，要是修行的人，他就可以隨時隨地修行，可以得到東西。修行不一定要怎麼樣才可以修，隨時隨地都可以修。如果不懂得修，藏經閣讓你住也沒有用，懂得修才能夠有所發現。

我舉個例子，當我看到樹木的時候，就想到這個樹是從它還是一顆種子時就開始茁壯、開始長大。長大之後，它就一步也沒離開過，不管是颱風還是下大雨，不管是大鳥、小鳥在它頭上築巢、拉大便，都欣然接受。這種態度可以給修行的人效法，也可以說是另類的慈悲

為懷。又比如我在工作室有一個火爐，這個火爐我冬天每天都在燒火，燒的時候要先用最細小的柴，慢慢加大柴，最後最大的柴才會點著。這種過程就像我們的國家、社會的結構，下面是基層上面是領導階層，從基礎開始，最重要的才夠火力。其次，燒木頭的過程也跟這個有關。大的木頭著火後，木材間不能靠太近，靠太近火會滅掉，離開太遠，也會滅掉。由這裡也可以延伸，社會上人與人之間不能相處的太密、太靠近，也不能離太遠，離太遠關係也會滅掉。所以，這個也是一種生活的體悟。這就是說你看到東西，就有一種反應，為什麼會反應？我一個朋友他說，奇怪！看樹我從少年看到老，我燒爐也從少年燒到老，為什麼都沒有感覺？那就是沒有修行的態度，沒有時時地去關注你所看到的事物，差別就在這裡，這就是修行的態度。

還有一點，你要知道你所做的事情，什麼是對的，什麼是不對的，什麼東西該忘，什麼東西不該忘。比如說，我剛才講過，學幾十年，學了那麼久，其實那些東西都要想辦法把它忘掉。你想想看你腦袋裡面，記了一大堆，從小記到現在，記了不知道多少。記了那麼多的東西，說實在都跟你無關，你學這個都是人家的方式、人家的辦法、人家的思想，對你一點好處都沒有。這些雜念是一定要想辦法把它忘掉，如果不忘掉的話，我剛才講過，你一動筆它就跑出來，一動刀它就跑出來，這是非常麻煩、非常嚴重的事情。所以，「忘」是一定要做，這就是在修行裡面要淡的事情。

每天都要想要思考，畢卡索我很崇拜，馬諦斯我太崇拜了，但滿腦子都是這些崇拜、這些感動，是沒有用的。你一動刀，它就跑出來了，這也可以講說是一個障礙，如果沒有忘掉的話，在創造裡面，它是一個絆腳石，所以要想辦法忘掉這個事情。「忘」是沒辦法忘到乾淨，要忘到乾淨，就要變白癡才忘得很乾淨。只能「淡忘」。什麼叫